

惊心动魄的人性警示

HENXING JIYUANQIAN

陈炜喆 / 著

恒星纪元前

用战斗点燃热血，用热血唤醒信仰，用信仰拯救人类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恒星纪元前

◎陈炜喆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恒星纪元前 / 陈炜喆著.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304-8082-3

I. ①恒… II. ①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4539号

恒星纪元前

作 者: 陈炜喆

责任编辑: 韩 晖

封面设计: 韩晖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人: 曾庆宇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10-66161951(总编室)

0086-10-66113227(发行部)

0086-10-66161952(发行部传真)

电子信箱: bjkj@bjkjpress.com

网 址: www.bkydw.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309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4-8082-3 / I · 420

定 价: 35.00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科学与人文的新纪元

读到《恒星纪元前》这本小说纯属机缘巧合。炜喆先生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上学时彼此交流不多，毕业后又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奔忙，致使将近20年不曾相见。世事变迁，如今的我早已放弃了本科的专业，在大洋彼岸教授中国文学和电影；而老同学居然主、副业兼顾，在工作之余做起小说来，令人刮目相看。及至捧卷在手，不禁惊叹作者庞大的知识储备和超群的想象力！我发现自己不仅深深被作品吸引，而且受到鞭策和鼓舞，仿佛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率先被别人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每个毛孔都受到刺激。

这是一本集科学幻想、历史传奇、能源危机、国防安全以及爱情家庭为一体，探讨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走向的大书。历史和未来交错，科学与人文并举，其别致的布局和高远的立意让人惊羨。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

我对科幻小说了解不多。这除了说明我阅读有限，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科幻小说还没有进入大众文化的主流，或者说还没有足够成功的作品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当好莱坞以《星球大战》《E.T.》《骇客帝国》《阿凡达》《星际穿越》等大片横扫我们的票房，并把外星人和科技异化人类等概念深植人心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的发展远远滞后。不仅没有类似的影视作品，连可以与之媲美的原创小说也凤毛麟角（刚听说《三体》即将上映，期待）。中国科幻文学总体来说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园地。虽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幻文学是否应该有国界，或者说有民族特色？如何将科学性、文学性、通俗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立于西方的情感结构，似乎是中国科幻作家面临的挑战。

好的科幻作品犹如一次引领读者穿越时空的旅行。在想象的世界里，让未知冲击已知，或者让已知引领未知。脱离开写实的羁绊，它可以是烛照人类命运的灯塔，也可以是影射现实的寓言，或者兼而有之。而时空的穿越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几年前国内穿越戏盛行，致使网络上有人调侃，美国人执着于未来是因为没有过去，而中国人醉心于过去是因为看不到未来。虽是调侃，但也反映出我们民族心理中对历史的迷恋——现在和未来总要以过去为参照。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的历史观、天下观或许已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遗传基因，因而必然渗透到对现在和未来的观照里。古装的穿越戏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却可以为中国科幻作品提供历史的滋养，使

其摆脱西方模式的藩篱而具有中国特色。

《恒星纪元前》恰恰在这一点上走在了前沿。它把历史和未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最终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为人类的未来指点迷津。作者在书中指出，科技的发展能够解决能源危机，使人类摆脱自然的限制；但它不能解决人类自身的狭隘，国家种族的隔阂只能在科技的辅助下使人类走向灭亡。而中华民族的博爱、包容精神能够促使科技共享，化解民族矛盾，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一个世纪以前，胡适、陈独秀、张君勱等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后来以“赛先生”取得胜利而告终。时至今日，主客观世界的二元对立模式再次被打破，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已不再泾渭分明。回望那场并不遥远的辩论，《恒星纪元前》似乎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小说中“硬科幻”部分听起来丝丝入扣，合情合理，我没有资格评判，还有待专家点评。但如作者所言，所有的想象都是基于现有知识的合理的想象，或许会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前瞻性预言。果真如此，我们已有幸窥得先机。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能够把中华民族的“大同”理想融入科幻作品而探讨未来世界格局，这是一大创举。不同于《阿凡达》式对技术殖民霸权的反思和批判，也不同于其他科幻作品把人类描绘成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对抗自然，《恒星纪元前》为可以预见的自然和人为的危机、灾难、霸权均提供了答案。仅凭这一点，这部小说就应该在中国科幻文学界占得一席之地。

阅读本书，我常常不自觉地想起“帝王作家”二月河谈论自己小说时说的话。他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像肥美的莲藕一样，其中一节的腐败并不影响其他节的鲜嫩可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许会希望这里那里有所改进，但不管你是科幻迷、历史迷、军事迷、还是言情控，都会在本书中找到有营养的东西，进而得到启发教育。《恒星纪元前》像一位骨感美人，虽有些部位尚欠丰满，但天生丽质难自弃，通体透着高贵的风韵，吸引你去接近她、了解她。

希望读者像我一样喜爱这部书。

钱 坤

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
2015年7月30日于美国匹兹堡

天涯孤城谁怜卿？

白袍奔流蹈海平。

酒温箏冷英雄老，

天转地覆总关情！

羲和，慈父般温和的太阳，无与伦比的能量之门，就在我们盗来天火的前夜，意外地引发了黑暗森林的降临，人类即将陷入万劫不复。然而，一座 1500 年前墓葬的惊人考古发现，使得一段扭转整个人类历史走向的湮没史实被揭示出来，一对爱侣感人至深的累世深情再次让历史转身。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了人类迎来恒星纪元曙光的壮阔史诗篇章……

目 录

第一章	诡异的爆炸	1
第二章	倚天一出，孰与争锋？	49
第三章	岂曰无衣？与子同行	95
第四章	龙潜于野	147
第五章	飞龙在天	203
番外		265
后 记		269

| 第一章 |

诡异的爆炸

“轰隆”一声巨响，这是江波给我的“见面礼”。这突如其来的爆炸事故，意外地迅速打消了S所上上下下对我任职资格的质疑。我这个在部队呆了20年的军转干部，跑到科学院系统研究所任一把手，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靠谱，这完全是铁轨上跑汽车——明显不对路嘛。

我天生就是做职业军人的料，大学一毕业就投笔从戎，很快从多次境内外反恐实战中脱颖而出，转业前已官至某甲级集团军主力师的师长。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军队开始大刀阔斧的变革，陆军首当其冲，不仅人员裁减，而且师一级的编制一律取消，将以更为灵活的营团为单位与其他军兵种混编成联合作战单元。直到整编结束前我才非常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的戎马生涯即将走到尽头，以近乎悲凉的心情告别奋战多年的军营，回到了北京的家中。回归平民生活，却让苏伦喜出望外。是啊，苏伦、贝贝和我一家三口能够朝夕相伴，还有比这更好的慰藉吗？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开始规划自己新的生活。

按照我的性格和想法，本来一直打算去企业中任职，但工作联系一直不太顺利，在家等待了半年后，负责军转干部安置的同志突然告诉我，科学院下属S所的老所长刚好到了退休年龄，他们看了我的材料后对我特别感兴趣。一开始我一口回绝了这样的安排，科研院所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不过找我谈话的同志却为难地说，现在好的企业对安置我这样年龄的军转干部不是十分欢迎，而能到S所这样的单位直接出任正职是非常

难得的机会，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我回去跟苏伦商量，她却非常支持，在苏伦的劝说下我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爆炸发生那天，我到S所刚满一个星期，跟即将退休的老所长、国内著名的声学权威单伯镛老先生完成了交接手续。按照我的要求，当天所里召开了全所领导干部座谈会，所级领导和全体中层干部，包括外地分支机构负责人都赶到了，将近一百人济济一堂，聚集在办公楼三楼的大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张副所长致辞后，全所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翘首以盼，准备听我的“狗嘴里能吐出什么好象牙”。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冲击波带来了剧烈的摇晃，墙壁、天花板和窗户上的碎块、尘土、碎玻璃掉落的声音，以及女同志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让会场顿时乱成了一团。反应快的躲在了会议桌下，腿脚麻利的拔腿就要往门外跑……

“不要慌！”我正襟危坐，拍了拍身上掉落的尘土，大声说道：“气体爆炸事故，大家放心，不会有二次爆炸，爆炸点在六楼基础学科实验室隔壁库房。”

听到我斩钉截铁的话语，现场安静下来。我回过头，对刚从惊慌失措转为表情错愕的张副所长说：“老张，你组织楼里的全体人员按前段时间演习的预案撤退，到楼下空地中集合，各部门负责人清点自己部门人数，行政部李部长负责统计清点结果。赶快行动！”

正当大家纷纷离开时，我叫住了保卫处的刘处长：“刘斌，你跟我到爆炸现场勘察。”

“陈所，还是我带几个人去吧。”刘斌说道。

“少废话，执行命令！”我不容置疑地说。

本来上任前，科学院马院长跟我谈话时重点强调，要我尽快完成从部队领导到科研院所科学工作管理者角色的转变，部队那种命令式的领导风格完全不适合研究所的脑力工作者。但此时，在部队多年养成的工作作风一下冒了出来。

我的话让刘斌这个已经从部队转业五六年的小伙听得一愣：“是！”后脚跟一并，差点敬了个军礼，接着他跟在我后面迎着下撤的人群往楼上跑。前几天正是这个精干的年轻人向我汇报了所里安全保卫工作的情况，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个星期后证实，所里的安全保卫工作按照我的高标准严要求来衡量也是基本达标的，也正是从他口中得知上个月他刚组织所里搞过一次全员参加的安全事故演习。

在往六楼攀爬的过程中，我大脑在迅速地判断，爆炸位置可以精确定位在基础学科

实验室东面的那间库房里，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信——当年我正是凭着仅靠听觉就能精确判断爆炸类型、方位、当量的绝技在全军比武大赛中技惊四座。而且我还听出刚才的爆炸确凿无疑是两次间隔时间极短的爆炸，总体爆炸当量相当于 5.5 千克 TNT，第二次爆炸是混合气体爆炸，氢气爆炸的可能性最大。但诡异的是第一次爆炸，我真有点含糊了，爆炸冲击波扩散速度极快，达到了爆轰的级别，但能量释放却很小，二者完全不相称，这样的爆炸范式，完全超出了我这个全军著名爆炸专家的经验范围。

“核爆？”莫名其妙的想法浮现出来，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时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核爆之后又引起了常规氢气爆炸？这个想法实在太疯狂了。即便是最低当量的核爆在这栋楼里发生，恐怕楼里的每个人也早已经气化了，而这座全国闻名的科学城也将被夷为平地。这个时候想这些毫无意义，不过，让我心安的是，这不是已知的任何人为的爆炸类型，基本可以定位为某种事故，而且经过这种爆轰级别的冲击波清理后，再发生次生爆炸和火灾的可能性也很小了。

大脑快速运转的同时，脚下的步伐更快，我和刘斌已经来到了爆炸现场，看到库房门口三个惊魂未定的小伙子带着哭腔，惊慌失措地朝里面大叫：“江波！江波！”

我轻轻吸了一口从门口弥漫出来的烟尘，证实了刚才的基本判断。除了氢气爆炸，我还不知道别的什么爆炸能有如此干净的“气场”，但第一次爆炸的类型仍然萦绕在我脑子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已经顾不得什么了，我大声问道：“屋里还有谁？”

“江波！”门口的三个人齐声回答，他们已经在渐渐消散的烟尘中认出了我。我之前走访过各部门，他们应该都见过我，尽管我还不能全部叫出他们的名字。

“所长，爆炸前我们看见江波刚进去。”其中一个人说。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糟糕，难道我刚来一个星期就要出人命事故吗？”我一个箭步冲了进去，刘斌也紧紧跟在了后面。

房间内一片狼藉，外间地上趴着一个人，腿被倒下来的门板压着，身上乱七八糟地堆着掉下来的灯架和天花板的轻质塑料。这一情形反而让我稍稍放了一下心——房间分里外两间，里间的门倒下来压在江波的腿上；爆炸源在里间，里面朝外的三扇窗户全被炸得挂在了楼外面，摇摇欲坠，墙壁也破了若干个分布规律的小洞，往外冒着烟尘。这让我惊奇不已。这栋建于几十年前的楼居然采用了爆炸泄压防护技术，有效地降低了爆炸的破坏力。问题是 S 所这种基本不跟爆炸物打交道的单位怎么会采用这样复杂的设

计？真是件奇怪的事。不过不管怎么样，下面这个被压住的人性命看来是保住了。我用力抬起沉重的门板，搬到走廊上，刘斌清理完江波身上的杂物，叫了门外的人，小心翼翼地把他平移到了门板上。这时候江波才开始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马上搬到楼下，找救护车送医院，注意伤员一定要平放。”我不放心地叮嘱了几句，然后又吩咐：“爆炸现场一定要封锁起来。”

刘斌应着声，和其他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往外抬伤员。我离开时又向里间扫了一眼，确认再没有其他人员，同时顺手从地上抄起一根已经扭曲不堪的锥状不锈钢部件放在了裤兜里。房间内物品的分布情况和爆炸痕迹的位置已了然于心。

我一层一层地确认了各楼层的撤离情况后，一个人来到楼外，院子里已经聚满了人，消防车和急救车也已经到了门口，院子外面的道路已经堵上了，被各种车辆挤了个水泄不通。院子外还有不少路过的人探头往里看，同时用各种便携的摄影器材拍个不停。张副院长急得直搓手，正要带着其他几位所领导和李部长到楼里去找我，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我迎面走出来。

“陈所，你可算出来了，都快急死我们了！”张副所长如释重负地说。

李部长也挤上来汇报清点统计情况，全所上下除了已经送医院的江波外，只有几个爆炸时被玻璃碎片划破皮的轻伤员，还有一个撤离时扭伤腰的老同志。我跟几位领导商量了一下，所领导和行政部人员留下来，让其他员工先行返家。

我站在台阶上向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同志们，今天初步检查，这是一起可燃气体泄露爆炸事故，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确认，在查明原因之前请不要传谣信谣，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更要注意安全保密工作。除了行政部的人员外，大家可先行回家，等待所里的进一步通知。”

所里的领导在院子的花台边临时召开了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经过简短的商讨，迅速安排了受伤人员的救助、事故调查、受影响部门临时办公地点、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与消防和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等事项。这时候，隔壁几个兄弟单位的领导也过来探问情况。本来李部长安排了下一周去挨个拜访，没想到却以这种尴尬的方式提前见面，我这个新任所长算是又一次靠爆炸出名了。应付完兄弟单位的“嘘寒问暖”后，刘斌他们几个也回来了，江波被送到了附近著名的骨科医院，经检查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这时候，兜里的手机响了，一看是翟秘书的电话。

“陈所，马院长要跟你通话。”翟秘书在电话里说。

“马院长，我正要跟你汇报情况，没想到你先打来了。”我刚接过老所长工作的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难免有点难堪。

“之免啊，你怎么搞的，刚到一个星期就出这么大的事，你们那个所差不多全国都出名了，现在视频图片都发在网上了！”马院长说道。

“马院长，向您报告，初步判断是燃气泄漏引起的爆炸事故，原因待查。万幸只有一人重伤，已无生命危险，财产损失情况待查……”

没等我说完，马院长就打断了我的汇报：“你们所建所70年以来就没有出过重大安全事故，一定要好好查查事故原因，相关责任人一定要严肃处理，调查处理结果我要亲自过问！”不容我报告更多的情况，马院长就挂掉了电话，像他这样大科学家出身的领导，能粗暴地挂断别人的电话，可想而知有多愤怒了。

处理完公事，早已经是万家灯火，我回到了位于北京西郊那座著名的废园子附近的家。苏伦和贝贝已经吃过晚饭，贝贝正趴在地上摆弄他的那堆心爱的拼插玩具模型，苏伦吃力地弯着腰在旁边帮贝贝找各种需要的零部件。

看见我推门进来，贝贝“嗖”地扑过来，被我一把举过头顶，两只小手还挥舞着一件红色的物件，口里兴奋地叫着：“爸爸，爸爸，看看我今天刚装好的红色风暴机甲勇士，帅吧？”苏伦站起身来看着我们父子俩的亲热，清丽的面容中满是笑意。结婚十几年来，苏伦跟我聚少离多，我转业回到北京等待工作安排的这几个月时间，大概是苏伦结婚以来最开心惬意的时光。

苏伦之前在电话里已经知道了所里发生的事故。但是，我还是边吃饭，边又唠叨了一下今天爆炸事故的情况。苏伦淡淡地安慰我说：“人没事就好。”苏伦总是这样恬淡沉静，让我有一种孤冷清夜中见到一轮明月的感觉。我有时在想，或许是她从事的考古专业赋予了她这样独特的气质。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从裤兜里拿出了白天在爆炸现场捡到的锥形不锈钢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好像上次在你们考古系的实验室中见过。”

苏伦仔细端详了一阵，说：“这是放射性测年中用于辐射计量的探针，你从哪里弄来的？”我咽下了最后一口饭，头也不抬地说：“爆炸现场。”

“真奇怪，你们所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苏伦也觉得奇怪，不过没放在心上，又对

我说：“对了，之奂，跟你商量个事，山西一个考古勘察现场邀请我去做现场指导，明天就走，大概要一个星期。”

我不禁有点愕然。苏伦是北京西郊那所著名大学考古系的教授，是国内非常少见的女性考古专家，是国内南北朝时期考古方向上的权威。不过自从有了贝贝，她就极少再参与现场工作，而是以教学研究为主了。

“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去吗？贝贝接送怎么办？”我不禁有点为难。

“我都想好了，让贝贝去古爷爷家住几天，我很快就会回来。”苏伦说的古爷爷是我在基地时候的司令员古天明，前几年刚从总部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对我有多年的知遇之恩。不仅是多年的老领导，而且情同父子，对贝贝更像是亲孙子一样，在我没有回到北京之前对苏伦母子俩照顾有加。

本来趴地上指挥机甲战士们打仗的贝贝，听妈妈说要送他去古爷爷家住几天，一骨碌跳起来兴奋地嚷道：“好啊，好啊，又要见到古爷爷、古奶奶和蓉蓉姑姑喽！”

看着苏伦眼中掩饰不住的激动神情，我读出了不一般的信息，这在沉静温和的苏伦身上是很少见到的。我问道：“很重要的考古发现吧，你肯定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打完电话再说。”苏伦没有回答我，但已难掩心中兴奋之情。

我拿起电话拨打了古司令家的号码。电话是师母杨芝华女士接的。“师母，我是之奂，苏伦明天要出差，我这边也拉不开栓了，我想把贝贝放在你们那里托管几天。”

“太好了，老爷子刚才还在叨咕，又有好长时间没看到贝贝了。”杨师母高兴地说。

“哈哈，贝贝要过来住？让我来说。”电话那头响起了古司令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之奂，快让贝贝接电话，明天就让小张把我小孙子接过来。”古司令都懒得跟我啰嗦，爷孙俩直接开始在电话两头叽叽咕咕说开了。

我回过头跟苏伦说：“说吧，什么事，看把你兴奋的。”

苏伦扬起脖子，好不容易平复了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半天才说出来：“咱们的明月公主找到了。”

“真的？！”苏伦的话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震惊兴奋之情不亚于苏伦。

苏伦说的明月公主，真名叫尔朱明月，名不见于经传，但她父亲在历史上却赫赫有名，是北魏时期权倾朝野的太原王天柱将军尔朱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军神级别的人物。尔朱明月自幼为当朝太后所喜爱，被收养在洛阳宫中，故有公主封号。她是我们夫

妇心中共同守护的秘密，我和苏伦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上睹过其芳容。那是一位古代奇女子、绝代佳人，并且可能与我们宜兴陈氏有莫大的关系。苏伦多年来一直试图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找寻她的踪迹，但 1500 年的时光已湮没了她所有的信息。

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十多年前我和苏伦初逢的内蒙古大草原，那时还是战旗猎猎、钢甲洪流的演武场。

二

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山谷间一条宽阔的河流中一队白盔白甲的骑兵正在渡河，我站在河边的台地上紧张地注视着山谷中渡河的人马，远处追兵的脚步越来越近。突然河谷中传来摄人心魄的巨大轰鸣声，河流上游的峡谷中巨浪裹挟着树木巨石奔腾而来，河中涉渡和岸边宽阔谷底中准备渡河的队伍，一瞬间全被浊浪卷起抛落，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窒息绝望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我试图张大嘴，但是喉咙已经被紧紧地扼住，无法出声。

“阿兔，快醒醒，你怎么啦？”耳边是母亲的声音。

费力睁开眼睛，看见父母关切的眼睛，原来是一场奇怪的噩梦。我全身大汗淋漓，仍然在梦境和现实中游离，两岸的山峦地形历历在目，轰鸣声喊叫声仍然那么清晰真切。我足足一分钟才完全清醒过来。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怪梦，梦中的一切完全超出了当时 6 岁的我全部的生活经验。后来听父亲说，我们宜兴陈氏每一代都会有人做类似的梦，这更加增添了我对梦境的好奇感。

听故老相传，我们宜兴陈氏祖上曾经出过一位如天神般了不起的将军。或许是将门遗风，我从小就对舞刀弄枪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狂热兴趣，大学时选择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军工院校。毕业前刚好碰到选调应届毕业大学生入伍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笔从戎。一到部队我就展现了天才般的感悟能力和与生俱来的军事素养，在多次反渗透和跨境的暗战中脱颖而出，刚刚 30 岁的我，就已经成为了全军最年轻的主

力团团长。那时年轻气盛，意气风发，指挥部队得心应手，把下属将士们带得信心百倍，团里上下都服膺于我，一时颇有古代名将之风。

这天，我正指挥“我的团”进行红蓝双方激烈的攻防演习训练，突然，显示屏的实时敌我态势图上，一辆红方重要位置上的99M型主战坦克突然显示失去了战斗力，奇怪的是坦克并没有受到蓝方攻击，也没有显示机械故障。参谋人员上报，该编号301的坦克遭遇突如其来的地陷，大半个机身陷入地坑中动弹不得，正在紧急召唤救援。当我带着指挥部的几个人员从直升机上下来时，坦克救援车正在拖拽陷在坑里的坦克，一阵轰鸣后，不到两分钟坦克便解困了。草原上出现能困住坦克的地陷，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况且这一带是我军著名的训练场，经过千百次的碾压，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我好奇地来到这突如其来的大坑边查看。尘土散去之后，塌下去的切面显露出一层厚厚的青灰色黏性泥土，泥土之下看到了破损的砖石类的人工建筑的断面，再往下就是黑漆漆的洞口，一股尘封多年的刺鼻霉味直呛脑门。一座古墓！好家伙，看起来还不小。我在家乡时曾经看到过几次古墓的发掘，对此有一定的经验，于是吩咐身边参谋派战士在周围保护起来，同时按规定上报了当地的文保部门，很快考古队就进驻了。我把配合考古队工作的事交代给别人后，就没再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苏伦的出现。

大概在发现古墓两个多月后，我正在指挥所里指挥部队进行坦克实弹射击训练，被我派去配合考古队工作的参谋进来了：“报告团长，考古队的同志要求我们立即停止实弹射击训练。”

“什么？简直是乱弹琴，知道什么叫军令如山吗？”我怒气冲冲地说。

“团长同志，你必须停止实弹射击。”我正要训斥下属，一个清脆而坚定的声音在身后出现。

不容置疑的口吻听得我火气腾地上来了，在“我的地盘上”还从来没有人敢给我这样下命令。我回头想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刚好见到苏伦走进指挥所，一边走一边摘下包在头上防风沙的头巾，刹那间一张明眸皓齿、清丽脱俗、令人惊艳的面庞映入了我的眼中。我不禁有些愕然，刚才的火气被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指挥所里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地看着我们。

“报告团长，这位是考古队的苏伦队长。”刚才报告的参谋及时地给我们解围。

原来自治区文保局与苏伦所在学校联合组成了考古队承担这次发掘任务，作为有丰富田野工作经验的年轻教授，苏伦出任了队长。听到介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看来与枯骨朽木打交道并且经常风餐露宿的考古工作，无论如何都跟眼前这位面容白皙、气质出众、让人过目不忘的都市女性联系不到一起，更何况考古队队长在我想象里应该是鹤发鸠面的老学究，或者最起码也得是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苏伦跟我想象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我强压下了火气，没好气地说：“什么情况？队长同志，给我们大家讲讲吧。”

听苏伦介绍，他们发掘的这座古墓初步显示是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大墓，从形制和文化内涵上都非常重要和特殊，整个墓葬保存完好，可能会有丰富的文物出土，很有希望成为当年国内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更重要的是大墓内室的四壁有十分精美的壁画，由于年代久远，炮弹爆炸引起的震动很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坏。苏伦清晰而坚定的叙述说服了我。我立即下令停止射击训练，请示上级同意后，重新修改了训练计划，与紧邻的兄弟部队协调，共用附近的训练场进行轮训。

为加快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为考古队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帮助，包括电线架设、土方清理、安全保卫、物资保障等。有段时间，我简直成了考古队的后勤部长，经常进行现场办公解决苏伦队长的实际问题。我还安排工程连给考古队在作业现场附近建起了条件尚可的活动板屋，并在饮食供应上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专门给考古队派了一辆巴士，每天接送他们到团部的餐厅就餐。

一来二去，我跟苏伦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苏伦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是北京西郊那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了，我大学时代的女朋友灵兮与苏伦还是同一级的校友。当年，我也曾无数次地徜徉在苏伦她们学校里的湖光塔影中，那里有我太多的美好记忆。多次的交谈后，我惊讶地发现，与苏伦应该有好多次擦肩而过的经历。

苏伦的出现改变了我封闭的内心，她的气质和容貌让我心醉，她渊博的文史知识让我折服，她对工作的投入态度也让我钦佩不已。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感觉我们似乎是结识了好久的知己，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弥漫在我们中间。她的一颦一笑都在我心中荡漾，苏伦成了我每天最期盼见到的人。我被她深深地吸引了，感情世界出现了微妙变化。但也许是现实的障碍，也许是无法把握的矜持，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情感，谁也没有勇气去掀开这薄如蝉翼的一层纱。